

# 卷三

書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撰者 宋 眞德秀 輯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編號 D7912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

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太叔即其昭公也

既定襄王于郊 韋氏曰郊洛邑

王勞之以

也不請隧焉 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

王弗許曰

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規規畫而

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其職貢

以備百姓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辭命四

成帝報匡衡詔 建始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  
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  
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  
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  
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  
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張禹策 同前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惟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  
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  
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惟以孳孳無  
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  
醫視疾使者臨問按成帝之報匡衡報張禹禮意  
可謂至矣如非其人何存之以  
見當時賢者不  
任而任者非賢也

減死刑詔河平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  
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苛請他  
比日以益滋自明詔百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眾庶

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  
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  
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  
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  
焉事已見元帝  
議律令詔下

封楚王囂子詔河平四年六月。囂宣帝  
子成帝時入朝被疾天子

閱之下  
詔云云

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  
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嬖介之過未  
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罹于惡疾夫子所痛曰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茂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  
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  
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  
成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成侯

封丙吉後詔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  
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

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  
功及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  
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引  
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  
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躬  
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  
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  
三百戶吉薨子顯嗣有罪奪爵為關內侯  
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  
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云云

蓋博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  
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  
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  
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  
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  
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顏氏曰冗散青幽冀部尤劇  
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  
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錢貲不滿三



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  
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罷昌陵詔永始元年十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  
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  
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顏氏曰罷讀作疲客土䟽惡終不  
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  
心

立太子詔

綏和元年二月孝宣皇帝紀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為太子

成帝賢之徵立為皇太子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

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  
無所繫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  
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  
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  
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  
列侯今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

有差

按哀平之世詔今亦有可觀者然弄臣為輔篡賊顯國尚何道哉故劄之

光武封卓茂詔

本傳卓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

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詔云云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范氏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墟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忽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愚按西都之亡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敝之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或者乃謂其褒表循

### 議省刑法詔

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

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 令中都官等

出繫囚詔 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

寃抑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

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

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命郡國給直高年等詔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敗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直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出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道其一

日有食之詔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十一月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章懷曰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此晦春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大官勿受異味詔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教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

自如舊制

地震詔二十二年九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橐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貧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

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務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處

所用帝曰云云此不言詔意心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



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

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按孝武以後詔令繁多而實意少至光武乃復

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

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

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

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并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

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秋七月庚辰詔

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

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

所各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

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隗囂所誣誤者

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

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

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

五十一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

不得為庶人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

得河間王孫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

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

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七人十

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

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史皆無離城郭

無遺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采而意旨自

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

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

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滅官詔本傳匈奴饑疫目相分爭官願

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

年與揚虛侯馬武上書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即張良於下



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賜周黨帛詔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着短布單衣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

中元一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章懷曰三朝之禮謂中元

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

初行大射今月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

老兄事五更安車輓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醬公卿

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

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諸師故三公八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

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皂綵領袖中衣冠進賢扶上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

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

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五更南

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已禮太隆也醬醢也珍明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

飲也所以潔口音胤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

之令其不哽咽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詩小雅篇名也

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佾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天子入

也謂舞者行列也左氏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大夫四士二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

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永念慙

盜思奪之矣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也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

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

夫春者歲

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

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

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蝥食根曰蟻

蠹一名短狐謂之水弩含沙射人為災詳刑慎罰

明察單辭單辭猶偏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

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

而智能不逮昔楚社無災以致恐懼

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

於而此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魯哀禍大天

不降譴魯哀公時以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

悟故哀公之篇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

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

靡有所諱

引咎詔八月十月晦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

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春秋感精符

光據璣衡齊七政攝八極故君明聖人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



常戒以自教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為盈  
結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謹  
永思厥

咎在予一人羣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

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

上班示百官又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

理吏黜不能禁正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

喜怒過差昔應謂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

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

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

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轉

詩章句曰詩人言雉鳴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

于無人之處故上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

度應門擊柝鼓八上堂退反宴慮體安志明今時

人內傾于色聖人見其萌故飛蓬隨風微子所

歎飛蓬飛蓬之間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之永覽

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

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

無擔石之儲子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

牢兼於一奠史記曰魯德公始為伏祠歷思曰伏

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

昔於形生至于死氣以盡火金畏於火故庚日

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王說文云臘冬至後祭

百神若皇更臘曰

嘉平奠饗祭也

案破費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

子孫饑寒絕命以此豈禮之意哉又車服制度



志極平曰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  
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章帝尊師傳詔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  
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躬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

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

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

憲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憲光武時為太尉  
明帝時行六事司空

融融年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意為太傅融為

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屈小雅之所

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之職也

之禮不肯  
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益我  
之文也

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遠

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地震詔建初元年三月  
山陽東下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

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

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

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

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

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



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或事甚無謂也每寧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叨命不緊關關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典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公糾非法詔二年二月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宣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也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

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  
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  
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  
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  
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  
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詩中  
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  
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八年十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  
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

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

也立謂立又令丙筮長短有數今丙為篇之次也  
而考訊之  
今筮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木薄  
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  
自往者大獄

已來掠考多酷鈇鑕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  
鈇也國語曰中刑用鑕  
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

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孔安國注尚書曰  
鞭為理官事之刑  
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

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即三族也

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

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

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

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

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

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葶甲前書音義曰葶葉裹白皮也

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非非殊死且勿案

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異以息事寧人敬

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

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

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說文云幅幅至城也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元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

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聞敕二千石各尚

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在法於上使有罪

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

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  
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

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孳甲而出其色皆黑入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十二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土者受命

當扶微理窮奉成之義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

至可以施生其不論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

傳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而無鞠獄

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

宣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廩給嬰兒詔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憂有忠和之教  
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

者廩給如律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按漢制度曰

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



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  
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  
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縣也詔書者詔告  
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誠教者謂敕刺史太  
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書之誠教語多簡故關  
為首策書次之璽書又次之誠

### 成帝報許皇后詔

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  
憂上無繼嗣時又兼有異對向谷永等  
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  
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曰迺壬寅日  
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  
宮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  
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椒房以來遺賜  
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出入椒房以可覆問也今  
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繼  
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  
相放哉家吏不曉今豈受詔如此且使妾  
搖手不得令言無得發願諸官始謂未央

宮不屬妾不宣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  
得妄竊或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  
小發取其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  
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史誠不能揆其  
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議妾  
欲作某屏風張於其所曰故事無有或不  
能得則必純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  
行惟陛下省察官吏操人况今日日益侵  
向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  
文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祈陛下見妾  
在椒房終不肯給妾徽內邪若不私府  
小取將安所仰乎又徵事以特平祠大父  
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  
如故事惟陛下哀之今使甫受詔讀記直  
豫言使后知之其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  
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  
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遣賜衣履如  
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壽命  
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是采劉向書宋之  
邪惟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書宋之

言以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  
 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  
 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臨人踰貴之變與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  
 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  
 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心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  
 難將相大臣裏誠秉忠惟我是從師古曰裏古懷字又惡  
 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刀徒步豪傑非有陳勝  
 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

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  
 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  
 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  
 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  
 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  
 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  
 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  
 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  
 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師古  
 過也日尤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



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

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

亥日餒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

則欲盡也巳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巳戊皆中既亦盡耳巳猶戊也亥復水也宮為君亥為水陰

也氣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

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

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

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

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

疑便不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

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  
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  
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  
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  
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  
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  
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  
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  
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

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  
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

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其存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

后所居也朔望推誠求允爰何不臧養各顯行以

息眾謹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是時

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餒言事者頗

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詩氏許氏自知為

鳳所不佑父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

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

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

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按劉向上列女傳

四百五十一

之章正宗卷三

三

三



武帝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  
子闕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  
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  
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  
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  
有愆不臧迺凶于迺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三王事詳見  
後序事卷中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

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貳朕命  
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  
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孽  
德毋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三徼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  
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  
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  
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恣好逸毋適宵人惟法惟  
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光武賜諸侯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

有差詔曰人之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吏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効未酬名籍未立者大為廬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

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以上皆封策凡四首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旦謀反專覺天子使使者賜

王璽書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

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

專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

邪樊鄴曹灌搆劔摧鋒從高皇帝墾苗除害耘鋤

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

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

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

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

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

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且得書以符璽屬

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經

成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建始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  
 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  
 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  
 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  
 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  
 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  
 直是與王其勉之又使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指  
 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  
 令王身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  
 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境天子嘗憂德布於朝而  
 亦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  
 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恩  
 赦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被王之罪又

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書使諫大夫申  
 意嚴勤之恩以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羣下  
 所共攻王法之罪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無復以博  
 等累心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政易曰藉  
 用白茅無咎言王之子之道吹過自新潔已以承上  
 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此戒惟思所以悔過易  
 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  
 於是淮陽王欽名元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  
 列陛下不忍致王加大恩遣使申諭道術守藩  
 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以重誅臣欽願悉心自  
 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宇宣帝子也事太后  
 內不相得太后上書

言之求守於陵園上於  
 是遣使奉璽書敕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  
 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

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  
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與朕  
甚憐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  
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嬌張  
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  
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  
太后少如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於之

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  
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他  
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  
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  
不詳閨門之內毋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  
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  
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  
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  
后寬忍以賞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養止思念慎

疾自愛 以上皆璽書凡四首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  
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  
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  
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  
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按此與前同一  
事故附焉東  
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  
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復東平王削縣詔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  
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

於心今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

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

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宇前有罪詔削樊亢

詔復之後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

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

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

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

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

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

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  
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  
者且夕講誦足以正身處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  
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  
於王以上皆賜宗室璽書凡  
四首敕傳相書復削縣詔附

文帝答晃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重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 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璽書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廣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若何也

### 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隄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



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  
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  
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下君是五過也  
交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  
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崔其心以在外正海  
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受其以掩過

不

按武帝之所以警飭臣下為御將也其見  
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一而失夫

宣帝賜趙充國書

神爵元年冬零諸羌反  
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

軍度羌虜何如當周幾人充國曰兵難論  
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酒泉太守辛武  
賢奏以七月上旬分兵並出合擊罕开在  
鮮水上者充國欲捐罕开之過隱而弗章

先行先零之詐以震動之議者以為不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  
擊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  
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甘鳳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  
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積兵萬人欲為酒  
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令張掖以東  
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顏氏曰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

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  
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畜讀曰蓄顏  
本食字句絕臧匿

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痲痲寒朔也  
竹足反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顏本微  
字句絕

徵將軍誰不樂此者按徵猶無也言雖無將軍人皆樂此今詔破羗

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

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

人羗羗名見遮反亡虜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

十二日擊罕羗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鉤謂水岸曲而有廉後也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

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

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

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

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

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

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款羗國病上賜書云云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

零羗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羗彊弩將軍時羗隆者

二

三

三

三

三



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重書遂上屯田奏上詔云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

奏充國上狀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

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

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

道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

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

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氏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

分別大小开本意是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

生與先零為一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

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

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

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

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  
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  
兵到合擊羗虜

光武賜寶融璽書

本傳更始以融爲張掖

傑懷輯羗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  
更始敗酒泉太守梁統等以融世任河西  
爲吏民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  
事後聞光武卽位心欲西向以河西隔遠  
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  
受正朔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將士張  
玄游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二滅此一  
姓不再興之效今豪傑競逐雖未決當  
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可  
爲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  
其中智者皆曰皇帝符命見於圖書以人  
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

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參人事他  
姓殆未易當也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  
長史劉鈞奏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  
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通器術亦發使遺  
融書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  
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  
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羗  
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  
邑邑何以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  
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  
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章懷曰猶劓通云與楚  
卽楚勝與漢卽漢興  
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



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

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

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荆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

任蹶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蹶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

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

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

教者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

金二百斤賜將軍使宜輒言因授融為京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

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融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

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

不足長以深達至誠故遺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鼎足

之權任蠶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茲偽之

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

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帝復賜融書所以尉藉之甚備。以上皆賜臣下璽書

### 成帝賜史丹策

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又

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

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

輔不衰按漢免大臣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

禮廉聲不聞，教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千里，使光祿勳惓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意。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僭，靡有後言。望之賢公卿也。其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隣。其後成帝免薛宣罷方進，哀帝免孔光，師丹為宮傅，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遷就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師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徵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今厚得進退大臣體故錄云。

### 昭帝賜韓福策

昭帝時，丞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

歸本紀元  
鳳元年

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今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

中牢

按漢世待德行之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勝為光祿大夫，鄰郡漢亦以清

行徵用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白遣勝。漢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曰：蓋闢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恐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莽雖無道，然其白遣節義之士，恩義殷勤，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之時歟。

###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遠近者  
獻其明遠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  
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  
漢宗也願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  
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  
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  
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  
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  
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一匡朕之不逮二三

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  
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  
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  
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  
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  
焉按本紀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今考  
之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弘  
不同時蓋  
史誤也

二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

三

漢書卷六

卷六

三

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  
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  
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予大夫褒然  
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  
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  
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  
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  
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  
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  
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

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  
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  
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  
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  
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  
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觀策詔之  
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宣  
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德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哉

武帝問賢良策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春 晉氏曰東夷也 北發渠搜 應氏曰朔方有渠搜縣顏氏曰言北 氏羗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

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

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

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按仲舒對以

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云自武帝嗣立魏其武安侯為相今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元年罷申商儀秦之言嬰紛之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  
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與朱草生山  
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  
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  
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  
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  
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  
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  
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  
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

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謹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

覽焉靡有所隱按弘毅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

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

是非立可否則謂之義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

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

道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

道以爲體既不足以明義理之源而智之一字則

直以術言之其爲人主一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

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湯以早而自責弘乃歸之

湯早以爲祭之餘烈也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

於築使人主不長天賦求合時對者百餘人太常  
帝卽位之初弘以賢自後遂以阿意縱諛取宰相  
免歸及其再對以諫爲富世識者所譏其  
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爲當世識者不得與此  
矣弘之策不得與此



文帝賜尉佗書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罷病且

死召龍川令

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

并桂林象郡

立為南粵王高帝已定天

下為中國勞苦

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

賈立佗為南粵王

與剖符通使使和輯南

粵毋為南邊害

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

請禁粵關市

以此必長沙王計欲

倚中國擊滅南

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

佗乃自尊號南

武帝發兵攻長沙邊取

數縣焉高后遣

將軍陸處侯龍擊之會暑

瘴士卒大疫六

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

罷兵佗因此

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

驛役屬焉東

四萬餘里西乘黃屋左纛與

中國侔文帝

九帝初鎮無天下使告諸侯

四夷從代來

即位意諭盛德焉迺為佗親

冢在真定置

可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

尊官厚賜寵

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

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  
為大中大夫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

子棄外奉北蕃于代

愚謂即此一語  
便可感動蠻夷

道里遼遠墜

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

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

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

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

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

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

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

修治先人家

按二事各從其半蓋威德兼盡之道也

前日聞王發兵

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

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

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土地不足以

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

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

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

患願氏曰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

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

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帛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厚薄之

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贄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

為蕃臣奉貢職

遺匈奴書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劫遺丞相驩以

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云云前六年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按此冒頓使係乎淺

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

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



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  
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  
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  
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言天子自所服也  
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長襦錦袍各一  
比疎一之飾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毘一胡帶之鉤也  
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肩遺單于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耶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皆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

夷狄之道矣

遺匈奴書

肩謁者令遺單于亦使使報謝考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離渠難

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顏氏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

官離渠難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

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

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

貪降晉氏曰漂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其趨背

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

矣

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

書云一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

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

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

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

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

藜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

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

今天

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

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

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

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

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

謂漢人逃入匈奴者

單于毋言章

尼等

皆匈奴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

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

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二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

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以上皆賜夷狄書凡三

首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竟寧元年

二十



矣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書云一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

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

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

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

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

藥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今天

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

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

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

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

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

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

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

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二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哉王首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以上皆賜夷狄書凡三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竟寧元年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九十四上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  
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  
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  
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  
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  
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單于謝曰  
愚不知大

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  
厚其事詳見後侯應議中

### 右兩漢詔冊凡一百六十二首

按文中子曰漢  
之詔冊則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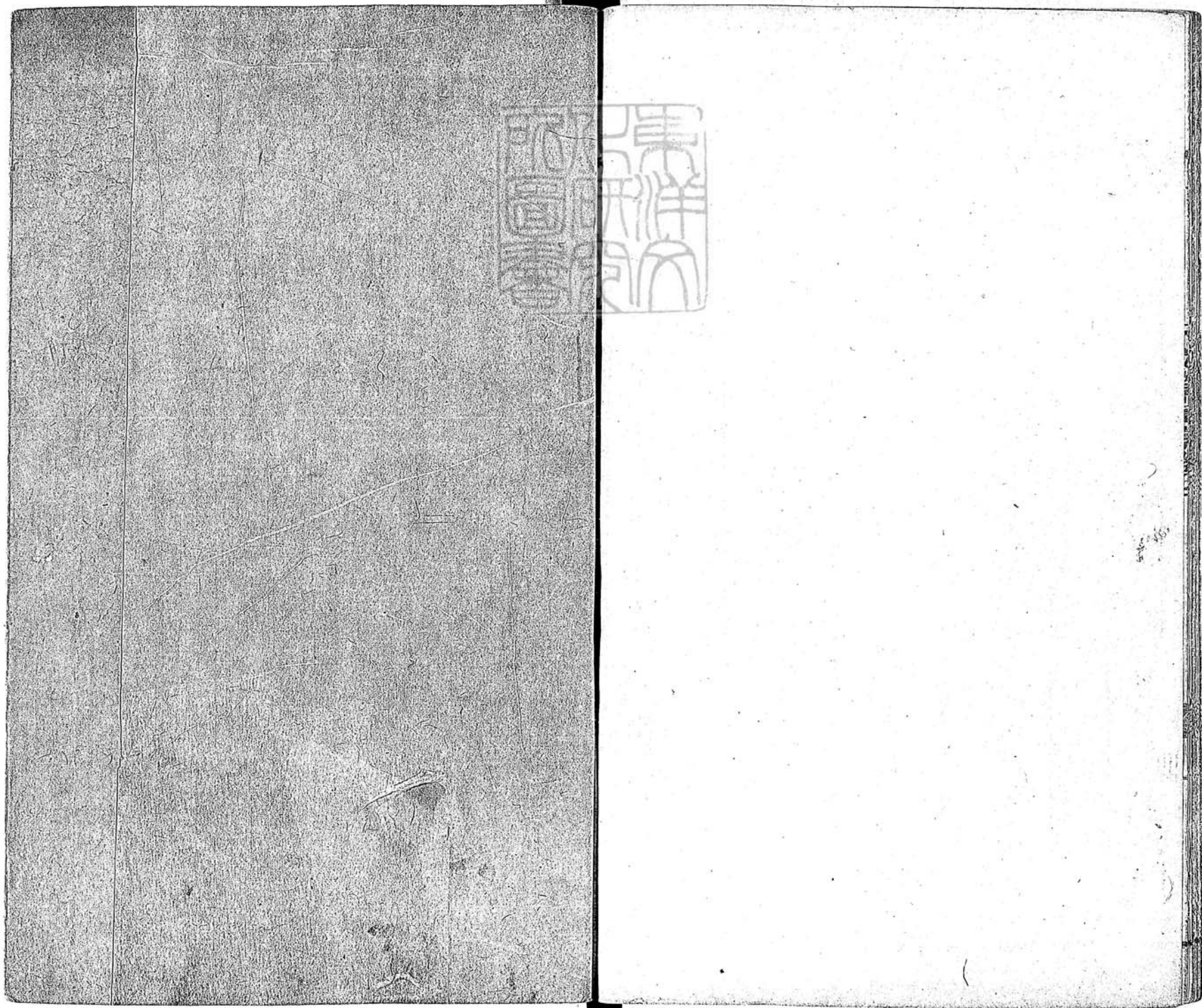
典詰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祭  
然可見矣又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文中子之  
論如此而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訓誥誓命  
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粲然可為後世法秦漢

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  
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顧之此豈所以待  
天下士耶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  
之說自後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側怛憂民  
之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  
故去其可去者而錄其可錄者蓋為四條以為  
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與元赦令能與起人  
心以其詞尚簡麗故不入正宗而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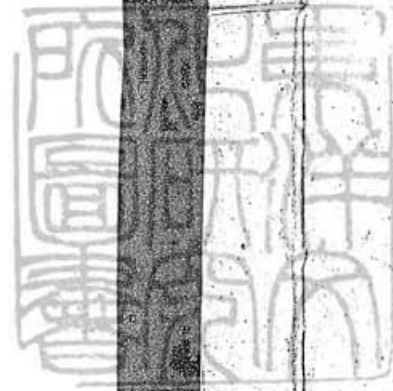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